



學習泰雅語 記音的心路歷程

タイヤル語音声表記学習の回想
My Experience of Learning to Write in Tayal

文・圖 — Tlaw Nayban 張秋生
(新竹縣竹東鎮及五峰鄉國中小賽考利克泰雅語支援教師)

20 幾年前，正是政府研發全國原住民族族語記音符號系統接近完成的時候，進而公告並鼓勵族人使用這套記音符號系統，在此之後泰雅語也就有了所謂書寫的文字了。

即便如此，時任國小教師的我並沒有把這件事放在心上。即使政府不時地大力宣導，期盼族人能多多學習原住民族語的記音文字，以助益於延續自己的傳統，傳揚自我族群的文化——尤其是語言文化，但我還是一點也不在乎這件事情。

接觸族語文字的契機

直到有一天，我的舅舅黑帶·巴彥突然打電話要我去他家一趟，說是有一些事情要請教。到了他家，舅舅拿出他寫的一些文件給我看並說：「Tlaw，你幫我看看我寫的這些文章，我不像你曾受過國民教育讀過國語文，這些文章裡面想必是錯誤百出了哩！」

看了看舅舅寫的這些文章，是以中文字和我前面所謂的泰雅語拼音文字交互混合的寫作方式呈現，原來當時舅舅正在協助中央研究院，進行有關泰雅族傳統文化田野調查的研究工作，而這份文件是研究調查的期中報告。舅舅希望我不只幫他校對文稿中的錯別字，更要求修正、潤飾文句語彙的通順與流利度，以免貽笑大方，更不願見到謬誤的言論紀錄，成了歷史的罪人。

我被眼前所見舅舅做的這一件事深深地震撼著。雖說他僅只有國小畢業的學歷，從事卡車司機這樣高度勞力的工作，竟然能夠跟隨著學術崇高如中央研究院的學者專家一起從事研究，真不是一件簡單的工作，也著實佩服舅舅的精神與毅力。

艱辛過程與豐收成果

開始閱讀這件文稿時，因為是中文和泰



學會族語書寫後，筆者開始族語傳承工作，開設成人及學生族語教學課程。

在學習泰雅語的過程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為了要蒐集語料而經常積極地找老人家閒談、聊天；然而，最大的收穫並不在於文字的堆疊與集結，而是那一段段與老人家交往的美好時光，實在不是任何一種語言文字可以言喻的。



雅語記音摻雜在一起的文章，讀起來著實吃力。記得第一次校稿時，一個晚上還沒能把1張600字的稿紙校對完成呢！心想這份100多頁的文稿是要校對到何時呀？真的能完成這份文稿的校對工作嗎？幾次用電話和舅舅表示無法勝任這個重託，但他總是口氣輕鬆，語意卻深重的幾句話帶過，最後總不忘用老人家的語氣說幾句泰雅語鼓勵的話，不聽我再怎麼說就笑笑地掛了電話。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只好硬著頭皮慢慢地把這些文稿一張一張地校對和修改；祖靈保佑，前前後後大約3個多月以後，終於把文稿校對完成，也赫然發現自己的族語能力大大提升，與校對文稿之前相比，聽、說、讀、寫能力真是不可同日而語，這真是始料未及的結果啊！

把文稿交還給舅舅時，順道向他深深致謝，若不是經過這個磨練，今天也不會有這樣的意外收穫。舅舅聽了我這番話，臉上並沒有太多的表情，只是淺淺地笑了笑，胸有成竹地說：「這是我早就料想到的事，辛苦你了。」經他這麼一說，才回想起過去每次打電話時，常遭受他掛電話的那份惆悵感，已全然煙消雲散，並替換為滿心的溫暖與感

恩。感謝舅舅的巧心安排與很另類的鼓勵，用這樣的機會與方式讓我好好學習自己的語言與文化。

開始族語傳承工作

這件事以後，舅舅仍然不時約我和他一起與前來拜訪他的學者、記者或研究生見面，一起接受訪問、田野調查，讓我除了泰雅族語言方面的成長，族群遷徙歷史、脈絡，甚或文化慣習等，也有長足增長與見識。

受了舅舅的鼓舞，我開始運用所有手邊的資源，在服務的學校和部落，分別開設學生和成人的族語教學工作；在平時，也隨時隨地將所聽聞或接觸有關族語的資料記錄在筆記本。從一字、一句的文字，到一段、一篇的文章，點點滴滴地累積族語的能量。

在學習泰雅語的過程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為了要蒐集語料而經常積極地找老人家閒談、聊天；然而，最大的收穫並不在於文字的堆疊與集結，而是那一段段與老人家交往的美好時光，實在不是任何一種語言文字可以言喻的。◆



Tlaw Nayban 張秋生

泰雅族，新竹縣五峰鄉桃山村白蘭部落(R'uzyan)人，1959年生。新竹縣花園國小竹林分校主任退休，現專職為自耕農；農餘擔任竹東鎮及五峰鄉各國中小賽考利克泰雅語支援教師及原民文化社團指導老師。另負責協助瑪姬泰雅工作坊竹木類文物、器物等仿製與泰雅童玩製作與教學等工作。